



霸府韋絃

全

9
3463

霸府韋絃

冊



3463

本函
冊一
號八
五九六

源和助

霸府韋絃自序

達則應務窮則書懷蓋志士心通塞之權乎陸

迹存止之微董生繁露發先聖之壺共是所以味道腴

俗所志者矣省予性質愚陋器不費用不効加之多病

延綿常友桑餌尚羊江湖栖遲薊門以養性為勤焉寬

文癸卯春自京來省觀于紀暫步日羅月吟葛嶺雲于

時我先

亞相公聞予有好古癖召對點資治通鑑細目句說予

乃遵奉嚴命之明年竟功進呈

公謂經以載道史以記事東魯大聖脩春秋考亭大儒

編細目春秋為經中之史而細目寔史中之經扶世教

生新語

霸府韋絃

示勸懲之大法人居一日未可不講之書也故撥務之暇常命臣進講焉不幾会有辛亥之變辛亥年先嗚呼鐘期神遇千歲一奇也而思道香烟所以歎薄命也尔來旧疴未癒欲屏坐雜養天符然幸遭明盛嗣主立不諱門兼不忍違膝下色養是以不効掛服之愿強從斗筲之役也豈復論席暎与突黔哉公餘但以簡編為樂掌取与同志所論之本朝事迹掇為編蓋惟帝德之式微職後白河帝而武臣之滋蔓本平清盛至幼帝入海神劍没水世道陵替為如何乎且賴朝者系清和正曹氏桃園竒葩初身遭愆殺翼謫遷蛭嶋餬口於伊相之間而一朝得雲兩厉翻于霄漢之表才以一旅眾抗

石橋敵脫朽朽木難中鴻漸振威于東陸揚声于四海开勇銳度量數百歲之下足覲开夸迈自此四方從开指揮天王之憲章屬虛器繫所以此書起筆於治承之年也过之以往歷今五百餘歲至开事勢盛衰制度沿革与出处可否戰爭逆順則不憚愚陋以所聞折衷之非敢犯不韙之罪欲廁志於先賢姑以藏之家笥而供子弟之觀戒曰命為韋絃錄蓋緩急前却得中行之意也乎

廣文壬子年春二月紀國公墓府下士木梨平恒德序

霸府韋絃卷上

南紀 平恒德撰
東海 平維章校

高倉帝治承二年平清盛女德子生言仁皇子元明年
冬清盛流閑白基房太政大臣師長削大納言源資方
等四十餘人官爵終幽上皇于鳥羽而逼帝禪位於是
治承四年夏四月太子言仁即位是為安德天王蓋清
盛奉元孫為帝而欲奪位之謀也于時源賴政密說茂
仁親王高倉曰清盛幽上皇易朝舊天下無不切齒殿
下今坐視冤醜而無心救君父耶依人神之憤勤王執
賊解上皇之倒懸疇不厭義舉臣雖老請率子弟為王
前驅矣親王乃命藏人行家往說東方諸源氏入援躬

三

聚兵于三井寺討清盛然衆寡不敵兵終不利中流失
費嗚呼乾綱德消而賊黨延蔓也賊軍強梁犹卯觸山
賴政見君危而獨刀支傾志存報國隸也不力也孤忠
自許陽厄云如何自此清盛惶恐議推治諸源氏天下
恟、異議麋沸此時源義朝三男賴朝諱在伊豆得親
王檄聚兵得三百出石橋山大場景親率三千余騎為
平氏拒之柳賴朝勇銳過人遠矣夫清盛疆成四海服
丕威景親武卒頗勦敵也才臨烏合之衆抗方張不制
之敵於是乎天下人始知大物之所歸識基業之不墮
而自西自東無思不服宜哉功光祖宗業無後嗣
甚哉三浦義明之勁節也鉄石心腸至死不變不惟感

當日人心至今凜々有生意其心源家可謂誠矣賈志
以歿而不見中興之盛可憫也哉初義明為源氏聚兵
議守衣笠开孫和田義盛曰衣笠地廣路廣平而外兵
利攻奴田地險而倚海利受敵不如入奴田義明曰衣
笠者名區也奴田褊地也不可往義盛曰因險而壁見
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是計之得者也義明怒曰舉天
下為敵雖守險不过延日月而已拚勝地入褊區天下
人謂我何乎且我泊桑榆迴照而為舊主死真其分也
豈以地勢得失論勝敗乎於是闔門四百五十三騎入
衣笠城繕雉壁浚塹湟設竹籬立木柵修營立辨敵兵
來攻鏖戰刀擊互有勝負然衆寡不敵城不能支義明

乃呼子第流涕曰報國之心極矣戰鬪之力殫矣臣子
之義於是乎無恨爾兒輩咸源家之家人也而賴朝真
其主也各謹乃儀須報主事若不利流腸碎骨能最名
節若盪定有奇附鴻翼攀龍鱗其義名与寵榮世々豈
消磨耶汝等速去而可議後举勿以我復為念子義澄
不忍獨去請奉而去義明不可曰我誓与此城俱斃事
遲滯則闔門受辱但宜早去於是義澄拚父涕泣而去
城終陷義明死之休哉義盛守城之略從彼言入奴田
則粹不可至敗歟矣嗟呼義澄此人倫之不幸也然大
義滅親可謂父得之而子不失之者也杉山戰敗加藤
五与賴朝相失令子光貞景廉去追賴朝亦言又如義

明言二子竟辭父而別去大抵從賴朝創業之士土肥
飯田侂々木天野之徒不遑枚举咸不世出者也可謂
賴朝能金籠鸚鵡者也
當渙散之時人心不固故奠宗社立國本令人知所向
得萃聚之理者也故善戰者先堅所扼而後計進取漢
高祖關中光武保河内石勒定襄國是也如盤庚遷于
殷公劉迂於豳皆扼形勢之地而為深固之業計也我
朝植武帝迁邑瞻原登岡相陰陽觀流泉下中土略四
方以來千年于此平安城居日允荒过此以往歷世將
寧廬旅之地隨時變革亦得失向背足察亦胸臆賴朝
自石橋奔上總後四方投集軍勢稍振於是先經鎌倉

之地而卜宅猗歎亦智量可現也或曰鎌倉之卜千葉
公常胤之諫也智哉常胤真等無遺策者也

畠山重忠見賴朝勢熾語半沢成清曰我大人在京屬
平氏不可捨父而從賴朝然今不降則搗不可圖降則
嫌負父如之何而可哉成清曰父子在敵國自古甚多
也且源氏者四葉之主也不如速降賴朝於是重忠終
詣納降以予見之重忠之降非感四葉之主逼于強威
遁難之計也偷生拚父重忠之風節余得聞然也

伊東祐親數欲殺賴朝後賴朝虜獲而將督前過三浦
義澄苦乞得宥祐親得赦以為脫死於反縛下駢有於
士林於義不能安焉乃竟自殺矣

大庭景親之為平氏可謂力矣及兵散蒲伏走降嗚乎
又何益亦唯祐親乎仇然不變雖暗逆順攬此從勢浮
沈者亦過遠矣

平清盛孫維盛率兵五萬抵駿之富士川而拒賴朝長
井真盛居先鋒賴朝出兵邀之真盛曰東兵騎射精巧
而人馬習熟而我兵不能居敵半非所能抗而引兵遁
去軍勢大離沮維盛不能支而逃飯真盛老武諸軍倚
以為勢然聞敵方張而歛竄竄軍衆得不迷乎他日雖
染髭死軍其耻不足以掩也

及富士川軍敗維盛逃歸賴朝乃論諸將功行賞而歸
鎌倉繫天王幽廷臣被冤醜賴朝負王命討殘賊天下

義卒雲集富士川搃平賊無完鬼衆此機長驅上道清
幽庭救君上則千古景仰不亦偉哉意賴朝謀略豈乞
策時才但在綢繆戶牖張皇勢位而已畢竟不过假院
宜而為篡取之地也

長尾定景者殺岡崎義實子真田義貞者也賴朝執賜
義實蓋欲令甘心於元子之讎也義實一夕聽定景誦
經感元用心啓賴朝拚之予每讀史至此嘆義實之不
惑矣

甚哉平維盛怯懦也古人衆糧共食奪空拳猶有張膽
而爭前者小小進退兵家之常也況士馬精飽威力無
損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時也向維盛掃境內兵衆

行抵駿富士川未見敵奔潰令彼肉中有血寧不欲致
死以滌耻哉及義仲逼京十萬之師一朝烏散不可復
收宗盛無折衝才無禦侮策不能命將出兵為之一決
狐偷鼠竊為航海之計不过延數刻之恩耳嗚呼平氏
狂悖天地不容人神共憤逆惡之積元報闔門昏弱一
至此歎數十族徒寧無一箇男兒非天將奪元鑑邪噫
壽永二年平維盛師兵北行本源曾義仲出拒之維盛北
歸義仲追蹙之登台山窺京京師大擾平宗盛劫天子
以璽劔西竄公卿百司及平氏族類盡從行義仲入京
後白河帝議讓位不決乃使僧俊曉問義仲對曰當璧
之事非臣所議但茂仁親王勤王殞命且依其令旨四

方之師舉其志可貴其功揭焉今其親弟見在然受禪之際人無一語及此臣所以不解也矣法皇不聽終立高倉帝第四子尊成皇子即位義仲從兵在京暴橫法皇諭禁義仲不可法皇怒欲誅之十一月命壹岐判官知康嚴辨義仲弑兵寇禦令井兼平諫曰犯上不詳也不若詣院待罪義仲不聽兵已接知康先衆奔竄官軍大潰親王以下困窘殆死主上上皇狼狽逃出七條待從信清及紀井守範光護天子以身掩流失豐後少將宗長奉上皇不去傍義仲將射鑾輿兼平日天王也義仲伏弓去遂幽上皇而後百官生殺除拜威決於義仲明年正月賴朝遣弟範賴及義經將兵討義仲義仲伏

誅矣繫義仲狂逆一舉滔天且亓顛濟也抑見義仲告俊曉之言非無亓謂以是現之則未必不可告之夫只生長辺鄙甲冑武人也見朝綱散壞欺侮之心萌而上皇貪淫輕躁之主也夫綱紀紊落強賊窺窬非撰居於孩提之時然以未言之児付天下亓心親專朝權之計也而知康者天下癡物也猥聚箇狗彘議英武之舉真圍場中之一鹿寧免義仲之獵網乎悲哉君上困躓百司為之齏粉矣

伊東祐親屢殺賴朝其子祐泰庇廕免難後賴朝將報亓惠祐泰以為父已不屈死銜私惠取利於父沒後所不安也請而死矣嗚呼義乎祐泰不子父為暴孝乎祐

泰隨父而飯能義与孝又何怨哉

上總外廣常初來徘徊顧望此時賴朝有取彼心只巨寇未艾難用兵於蕭牆痛懲深忍受元來耳慚怒之氣積半中久矣然廣常猥以勲業矜人向与義實論於義連宅信又太危焉賴朝嫌疑所蓄非一朝及元發雷震霆擊無所顧惜哉廣常暗於陰陽消長之義者也

本曾義仲之子志水義重質賴朝以女嫁之洎乎義仲誅而疑元反命掘親家殺之義重之妻哀慕不止賴朝乃殺親家之家人光澄殺義重者而謝之嗟是果何舉哉光澄為元主勤矣然嫁禍於此人鎌倉之刀鋸可畏哉可畏哉後賴朝以義重之妻將嫁人而哀憤夫沒非

命誓不可賴朝驚惋而輟焉夫不以盛衰改節不以存亡易心者文寧令女之操也賢哉義重之妻栢舟高節安命義繫可貴可哀哉夫

弥平兵衛宗清者當賴朝為虜謫於豆之際能保護焉後賴朝將報曩時之惠宗清以為當平氏流落售前思乞憐於當時者非武也竟往于屋嶋屬宗盛詩曰柔不食剛不吐者彼宗清之謂乎

噫牛司耕大司守皆受人之豢而有耕守之效清盛數葉濡恩九族極榮弗能神報反以蠹害罪固不容誅者也然而致彼狂悖者厥存由矣使人君足網維乎臣則邪佞者變諂諛者遂蓋原帝室式微之由後白河於義

朝詔勅累趣弑父為義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乎二條於藤原多子以侄孫叔父妻人道流陷禽獸天綱壞矣四維絕矣夫天王者教化之源紀綱之主也自拚如此欲使奸豎不窺又胡得乎哉未幾藤原信賴肇平治之亂雖狂悖所致抑又因君德之不競從此天下腹非心議動窺忮便如興福寺之燒清水寺於是乎可驗天下人心僧徒犹然況於武人耶清盛遭衰運乘世權以震主之威恣睢朝憲竊位之執奮威之毒書傳之所紀未有如此之甚臻四海貿然遠近俱發終歸滅亡矣義仲逼京城池不守一敗塗地而不可收取自臺駕出京走于長奔于讚道于攝無少休時

再至奔于長吁天祿永終之殃決矣以九五之尊牽制賊手沒於九淵開闢以來帝王之厄未嘗聞如此之慘其所由來真因乎國之無君也而國之所以無君者由天而由乎人哉噫古史補遺卷之四十一昔日袁紹欺詐韓馥而奪兵權後世嗤笑韓馥之昏庸彼後白河法皇賞賴朝為天下惣司上勢何忮似韓馥乎抑世運否塞法皇欲不為韓馥不得也君道陵遲如法皇何哉法皇何哉

古人曰猛獸在山則藜藿為之不采賴朝切齒於泰衡有望而憚者義經尚存也泰衡暗愚不知輔車相依也悲哉義經自取禍也其狗國論乎謀則奇語乎功則偉

唯恨不知以征討之功飯君上之德著奮之勞而角巾私亭彼忠信義盛之徒叨崇推勢位讒構之說隨至也爲賴朝論之則假令義經遂謬有愆先人之遺體也我懿宗也訓盡義方進退以漸可也迷在原之天屬粹加剝辱以一眚長終淪滅吁殘忍猜疑可惡哉蓋賴朝削基造次而繼嗣昏愚也故剝拉同氣欲絕窺窬之路醜忠賴殺義經屠範賴而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犹知伐惡枝而不知伐枝之傷樹至國本寡弱而豫且之功歸北条也

北条也

北条時政負賴朝室平政子之命廢其主賴家以關西地頭職讓弟實朝關東地頭職与子一幡公比企能負

者一幡公外祖也惡北条之暴誥賴家誅之時政誘能負殺之遣江馬小山畠山三浦和田等殺能負黨一幡公亦罹害遂殺賴家于修禪寺夫父子相傳先王之旧典古今之通禮也借令實朝長且賢則托之幼主攝軍事可也何分治乱嫡而為房階乎彼此企能負誥賴家竊謀除時政能負所見非無理也彼若當二治之日直言國政不可弄大權不可貸而必不可折繼之以死而亦人以大義時政不能藉口實也惜哉只其忠在与时政爭權是不过為私謀富貴耳

大江廣元仕賴朝待眷隆密當日無比時政殺能負与廣元謀廣元曰吾在先朝有政績名武事未嘗解也生

殺任公之処置也。際廣元言老革倫位計也。賴家繼續
內行不修，荒遊無度，廣元坐視而未嘗聞匡贊之言。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不知其非則不智也。知而不諫，則不
忠也。不智不忠之入，可以居人上，而王政乎？政績之名
譽果何在哉？且二嫡廢之威，殺主殺主之外，祖不知天
下政又將有大焉者乎？蓋老奸所負政，譽別有秘密藏
耶？可怪可笑也。

自古篡奪之賊，必先去元所憚之人，而後動于惡。時政
妻圖不軌，構畠山重忠，殺之。彼先朝之望也，勇敢皎潔
百代所推也。宜哉！北条憚之也。嗟！重忠暗于見機，處變
抑乏棟梁之具者耶？

和^平田義盛弱冠佐賴朝，陳衣笠守城之略，何其智乎？身
老軍旅，掇魏科，真當世之翹楚也。當賴朝薨，後主暗國
危，北條乘衰肆其之際，因循上下，偷餘年及身危事逼，
却爲起晉陽之甲，嗚呼！亦晚矣！丁幼主冤死之日，舉事
疇謂不義舉乎？

宋僧陳和卿來謁實朝，而說元前身實朝，警信而遂欲
造舟入宋，而拜育王山，舟不就而止。或有以此事問余
者，對曰：是法術家幻惑人之事也。昔日王老志見宋徽
宗，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處，有仙官贊拜
者，其面王老志也。又蔡襄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
既去，与之坐翌日，李士寧道人謂襄曰：夜夢頗驚惶否？

襄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者也東坡嘗知楊見一虎
來有一人來障公叱虎去乃且道士來謁曰昨夜不驚
畏否東坡曰氣子敢爾本欲杖汝背吾豈不知子夜來
術也道士愧懼而退東坡蓋有以識此案和卿者異朝
之緇徒也而能彫琢塑圖矣朝欲見之久矣彼窺實朝
之暗以幻術冀示寵也畢竟恋著城邑淪沒利欲和卿
為人於是可知也實朝信不根之說營無益之費冥然
不悟永遺後世之嗤笑抑又可為捨堂、政而信鬼殺
者戒也

建保五年賴家嫡子鶴岡別當阿闍梨公曉狙擊殺實
朝自北條言之則賊也然時政弑賴家弑一藩主實朝

予聞首惡何得逭宜乎公曉以實朝為父兄之讐也公
曉殺實朝遣人于三浦義村曰吾是賴朝之適孫也須
繼續矣義村馳告告義時遣兵殺之吁北條無涎於源氏
久矣到此滌指之會到而義村明義奉公曉問罪於北
條誰能禦之抑當時士流垂頭著列嘗無一人以正義
梗之者使北條收漁人之功悲哉

北條政村家人爭鬪泰時聞之自殿直趨其第盛細諫
曰公是國之棟梁也舉動宜自慎雖國敵不可輕往只
可遣人隨曲直為所也泰時曰兄弟相救豈論職事
輕重耶若弟遭害則誰人分斤謗乎夫復讐之義乃生
民秉彝之道天道自然之理也泰時之於弟急難相救

棟莩相親之誠叶聖人復讐之義詩人諷諭之旨得焉
雖然有未盡善者矣蓋明、穆、聚精會神上佐天子
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方內親百姓者宰相也
赫、師尹民具尔瞻此之謂也一有偏蔽則上無以正
君下無以善俗所謂辟則為天下戮者此也本朝自中
世政出諸侯以來立大樹之朝而宰天下者雖無其位
其所主者實与三公等也故居其職者自重自珍而不
敢以身輕許人若不幸笄為人害則可命有司辨曲直
而述國典也愛同胞叨趨事而敢殺身者則所謂自經
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必如秦時所為則殺天下人啓朋
黨之路也不幸而身死禍成則招天下之亂也故余謂

盛綱之言不独為秦時論抑又可為居居重任公者戒焉
矣

志曰固位者必度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元本則不謀
知本之不枝弗疆矣故君子行事替之天時試之人心
而苟不可為則務修德而待時身承久年中後鳥羽天
皇平惡北条義時狂恣徵兵誅之義時乃命時房秦時時
氏上京拒之官軍大敗績于洲侯義時遂廢天皇立茂
仁皇子為帝遷後鳥羽帝于隱岐順德帝于佐渡土御
門帝于土左嗚呼義時擁田業御群雄弄勢不易傾也
而帝室衰微至此而極矣賊鋒躋梁如入無人之境京
師坐取滅亡抑天道变革三帝播越無可如之何也哀
哉

哉痛哉後後醍醐帝欲立太子護良為春宮北条高時不肯遂立後二条帝子邦良為太子帝大憤之帝宿惡高時之暴有誅之之志命土岐賴貞多治見國長等舉兵事發北条範貞遣兵攻殺之高時遂執王之誓御數人并將幽帝、潛入笠木山徵楠正成掌軍事高時遣兵侵笠木執帝流于隱岐嗚呼天子尸位威靈不競所以忠臣義士歎慨也哀哉居中諸臣無一人可共議英武之举者而却貽禍益烈可歎哉是時楠正成輝兵于千破屋播州士豪赤松圓心奉護良皇子之命而揚兵各勵勤王之機上居得能起兵于豫州菊池舉兵于肥州後醍醐帝潛出隱岐幸伯州名和長年奉護衆與

每上山高時大驚遣元族高家及足利高氏將兵上京

高氏竊奉後醍醐帝命擁兵于丹波會諸軍攻六波羅

在京師北条族類世世署之新田義貞又起兵于上野

自鎌倉來居此護朝廷入鎌倉攻高時北条族黨從類咸自盡鎌倉之創基賴

朝既批故物而立不頌之因植根深矣得人之盛軼于

上世而無忝焉平氏就元遺業養士百有五十年時政

義時威望足馭下繼之以泰時元篤實謹慎曠世鮮儔

元惠政有以固結人心然後天下無不從其指揮焉惜

哉泰時不學無術忠貞仁原之風寂無聞時賴非有雄

略遠圖者然元能務國功名過此以往無足議者教化

日墮綱常年齋士無謇諤之風宮有貪婪之實至高時

貪淫驕奢四海雲擾一朝墮舊業及運移猶能死社稷
元親族四十六人從兵二百九十三人嘗無一人偷生
苟免者何守節之士多耶抑亦九世愛士之報乎也
北條左近大夫平泰家者高時弟也鎌倉亡時与高時子
時行亡跡改名惠聖上京說西藤公宗叛約時行發兵
應之事覺公宗伏誅慧聖亡命去吁子房鐵椎搥報國
之憤豫讓伏橋酬國士之遇世業一時而滅闔門駢肩
以死才識之士實所不忍也義哉惠聖超然亡跡以復
讐為已任終得餘燼吹於既滅於戲壯哉惠聖抑又計
謀之士也

韋絃錄卷之上終

韋絃錄卷之下

後醍醐天王再復寶祚護良親王任征夷將軍護良察
有尊氏跋扈之志欲先事誅之尊氏恐乃賂護良之繼
母藤原子而諛之帝信諛囚皇子竄鎌倉使尊氏之弟
直義守之夫自古權臣專橫人居欲去之而却貽禍者
多焉魯昭公於季氏魏曹髦於司馬氏茂仁親王於清
盛後鳥羽院於義時和漢一轍也唯累年根搃黨與滋
蔓難仆於之一朝倉卒之間故有為之君者見時不可
則韜藏晦匿而誓伏龍蟠及時至機熟而發則必能所
成不誤矣吁護良皇子見尊氏臣節不純然彼逆跡未

章按 有字當 置氏字 下 章按 良之 繼母子 當削之 章按 尊氏 四字 於之 章按 字類 倒

顯而以嫌疑討之則人心不厭所謂時不可者也為皇子計須斂鋒晦光絕疑危之萌而會事勢不察時欲動兵塵所以俛諛也皇子真過矣然父子之恩處置宜方不辨情偽倖囚之以屬人是豈慈父戒子之道哉可謂後醍醐帝殘忍精疑而少恩矣抑又當時忠臣義士於此須察去就之機也

元弘之亂天地改命日月銷光塗炭極矣幸天未厭王室羣帥戮力大慙伏辜乾輪再照天子無忘隱岐之艱宜保終如始却寵信辟倖溺衽席愛使刑賞大權出艷妻閹豎之手建武元年既論諸將之功而封顯家義貞高氏正成長年等各以郡國赤松圓心獨遣此賞亦弘

反心實自是萌矣中納言藤房見女謁屢行朝憲日數諫之不聽察言不容乃剃髮遁世吁可怪哉抑朝廷已如此况望其萬國之治耶自此懣々王度不振終期南山播越又孰充乎也

北条時行兵起攻鎌倉直義弒護良王子而遁帝命尊氏討時行尊氏臨行請任征夷將軍帝不許而只管領東八箇國嗟吁天造草昧之日殘孽發於東方人居吁食之秋也尊氏之責剪賊不暇豈尚賞爵之品級乎且未亡敵豫請賞者其意嚮於此乎可以悟矣及聞皇子暴死始知其反噫又晚矣

尊氏入鎌倉奪義貞采地賞戰士義貞又奪尊氏領地

尊氏上書毀義貞勲義貞又上書訴彼邪曲且告賊皇子帝驚怒命義貞發兵誅尊氏尊氏出拒之聞先軍敗而逃歸建長寺切髻示無叛心甚哉尊氏姦猾也弒逆之罪何得逭焉且不受命進爵奪人采地反迹顯著者也知罪重而縛禦櫬而身投軍門從天刑庶幾乎已出兵抗師及兵不利乃入寺門所謂掩耳盜鈴者也尊氏將欺誰天將可欺乎

義貞顯家正成長年等攻尊氏而大捷追及豐嶋源原又大敗之尊氏逃于九州此時諸將追到攝正成曰時不可再得整兵鼓行而進備賊徒破膽又不可統攝緩北機會悔不可及也義貞不聽歸京嗟呼時也譬如破

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不乘此時而縱敵成羽翼可懼哉抑乾綱不再振之兆乎或曰賞義貞征伐之勲賜官女義貞戀、國色不勵軍事諸將大失望矣夫尤物移人可畏哉倒嶽之力不免歎歎訣別之舞捨兒分義之斷無照人彘之禍彼糟糠了坐死徒險易不忘心者思愛之情也何況洞房繡綿之下蘭膏玉臂之艷乎中蕭之醜挽賞刑或內顧之愆失軍旅機居臣迷謬終歸于亂噫耶天哉

菊地武俊為王政尊氏尊氏擊走之乘勝攻九州平之率兵上京赤松圓心怨賞對不公反而黨尊氏而拒義貞于播義貞退軍于兵庫為義貞計分兵於弟義助綴

晉按又
不當作
不亦

赤松身裒王旅直指九州輝兵於備藝席卷之勢疇敢
侵其鋒哉若敵強捍羸輸任明義所在又不快乎此時
朝廷聚衆議攻守楠正成曰尊氏提九州兵其鋒不可
當再幸台山據要避之臣歸河內挈畿兵綴賊後宮扼
其喉臣拊其背殲賊決矣公鄉服其議坊門宰相清忠
曰不越年乘輿再避寇如帝位輕何且王師未接敵而
天子猝捨禁闕非謀怯乎自軍起以來未嘗見王師躡
顛唯聖運所應天也武臣得專其功耶九州兵鋒雖銳
豈過關左之猛卒臣以為正成往援義負可矣於是詔
正成往救焉僕竊案清忠所論吁壯哉夫以萬衆主不
能率人民守社稷動為遁逃計醜辱無甚此焉雖然事

章按猶
當作且

有緩急為推時不得止避寇未必足深罪也履中帝奔
飛鳥山變發倉卒而避禍也天武帝入吉野山為保身
也元弘亂笠木之幸者震雷霆之威鼓義士之氣計也
向尊氏侵闕天子失守幸台嶺幸雖鑿與反旆義勇之
士頗以為耻一猶甚何況一年之內賊軍二侵寇天子
再棄宗廟謂之何哉清忠正直剛議雖智勇多足之正
成不能挫凜凜之氣然彼平生仕朝浮沉壞法亂紀間
無格居之功及京師覆沒日不聞守死一戰之言以是
觀之則憑依城社陵武臣辭耳孔子所謂禦人以口給
屢憎於人者吾於清忠見之矣嘻後醍醐帝非有為之
主頌賞不公父子不義有賢不用有賊不去豈足鎮壓

四海父母萬黎洎乎尊氏勢成爲如之何哉見危授命
實其時也宜哉正成夾死於湊川之一戰也余每讀史
臻此未嘗不再三歡慨正成負興復之任據孤城受數
十萬敵出謀施竒天地爲動鬼神爲驚其才幹切烈不
世出者也然察天王可共憂而不可共樂當王室歸正
巨寇授首之日追蹤先賢高風卧葛城之雲吟弱浦之
月其功業與見識兩全矣蓋其忠誠如彼而昧見事機
羈絆內鑿之手飲恨而死可哀也哉

烏乎子胥之諫驗甬東之辱王猛之憂見鶴唳之後先
見有驗無益救禍際會之機萬世之下所以濡袂也藤
房之忠言始覺南遷之後吁又何補藤房去矣正成死

矣當日之事勢爲如何矣

名和長年之仕君謹慎恪勤不以迎駕之功夸人掌督
軍屯于勢田聞王師敗績而賊兵入洛天子出幸以爲
奉命無効使禁門揚兵塵者耻也且未見敵而去者非
武也乃自勢田歸洛途值賊兵前後轉脚詣禁庭而歎
帝城之覆嗚咽流涕而去是亦侘侘武夫之事也東寺
之戰敗長年躬閉關抑兵卒之奔散而直入敵軍奮擊
而死嗟朝廷不正功臣縱踵而死可惜可哀矣千草頭
中將寵臣也極驕寃奢奉公憂國之事無足取者也防
門少將正忠者清忠子巴長魏闕無馳逐之才然及義
貞軍敗帝幸台山尊氏寇攻二人共死之見危不苟免

其可憐可賞也

尊氏圍台山攻急絕宮軍糧道宮軍窮感于時尊氏奉誓書諸奉帝勅許乃使義貞奉太子恒良往北國帝還

京尊氏幽之花山院或以此舉問予答曰高時狂恣也

然未篡弒足利之惡浮於北条王師奏捷天王復祚使

尊氏分烈寸斬亦未足安敷思豈能允高氏之乞而空

義貞報國之勞乎惟當時兵疲食盡無術可施故暫許

彼請及天位復始漸將訊浸辱之罪之計也雖非征討

之正出一時之權者也或曰尊氏狂猾本不難弒皇子

然天子輕身蹈虜庭此行豈不寒心乎曰不然君德陵

廢雖無上下之禮天下尚知篡奪之可惡而義貞奉皇

子在外尊氏篡弒成則義貞征討愈有辭天下人心有

所歸矣尊氏雖凶戾不能不憚人望天王蓋有見于此

矣以此觀之則以權計相須而已

士岐賴遠值光嚴院幸挽弓而射先驅失及御前上皇

僅免阡賴遠狂悖不可以人理論抑以九五之尊遭此

醜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帝德衰也尚矣可懼可悲也

彼踈石求慈航救苦之名負顛顛天誅之賊異于賴遠之

罪幾希矣嗟自佛以不殺為教雖為無父無君之賊求

求哀則或結內壁倚老寡婦以乞命其意以為彼已委

身投我若出之付刑則為佛教之害唯欲鉤不殺魚育

大悲大慈之名而為政教之蠹如此人居宜察之也

尊按便
字符尊
氏二字
置斬字
下則可

三宅高德者佐佐木族也後醍醐帝幸笠木與楠正成
倚角謀滅東軍已而王師不利天王西狩乃與其族徒
欲奪瑤輿於舟坂山事不就而止焉高德微服抵行在
所削庭樹而書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之句而去後
從忠顯而征六波羅及尊氏西上又起兵于熊山爲義
貞援洎義貞退兵庫敵兵攻熊山高德抗守蒙疵殆死
父範長戰死乃拚熊山而亡跡後奉義治入京狙尊氏
軍露而奇信濃緊高德提輕脆之卒數浸賊銳忠與正
成同而事之難甚焉擬並駕乎范蠡非大過也孤忠自
許如數奇何

新田德壽九守八幡時遣使請父義貞曰躬到越共大
人圖社稷義貞怒曰汝從顯家來自鎌倉直趨南都而
無心省覲孝子之情當如此乎惟汝不欲典我立功也
須直入京師覆沒賊巢如不克吾又不能見汝面矣德
壽九恐屢謝不聽於是拚八幡奇上野史稱此時德壽
九才十六歲也夫弱冠執戈以衛社稷者陟無殤此先
聖之教也德壽九繼志務國真足稱也同認合謀獎蹙
威柄可也惜哉或曰王師不利大人逼寇不訪庭園而
赴南都義貞怨望非無謂也曰不然翠華漂蕩而朝社
披草萊臣子星馳之秋也豈問家存否乎余謂德壽九
之趨南都者先公後私臣子之義也義貞養子不以義
方而絕至親之恩可異也哉

夫小人之仕君乘勢邀功則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快而生恨也夫與人同功遺於其賞真中人以下所不免忿恨也亦松圓心者不學邊夫也宜哉發憤於賞刑之盪也既已黨尊氏則窮達與尊氏共之猶可也貞和五年高師直謀逆招圓心同謀賂其宗器懷劔於圓心垂涎於懷劔又黨師直背高氏唯其心喻利之可貪而不喻義之可貴也擴充其道無父無君之事何憚不爲其子孫果手賊其主是非圓心所貽孫謀乎也高師直暴悍而矜利也尊氏蔽於其才而遺於德付之兵權勢行威成而不可制終蒙劫脅之醜者駕御失柄故也

厥狂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足利直義姦猾不純臣必也其背主失衆蹈摠無處直是境上一天也乘此不誅之失時機也或曰敵國相爭者吾利也直義勢成則尊氏權分兩雄角鬪共有所弊乘此時吾出修功是馮婦搏虎之術也曰嗚呼其不然直義於南朝父兄之讐也與他人失地來者異矣夫正誼不計其利者君子心而背道迎利者市井情也貪敵國分威之利而釋不天之賊帝不誅之又隨賞之可異可慳矣

真義與尊氏不和而走鎌倉足利基氏以為迎之父讐也禦之逆叔父也乃去鎌倉遁武藏嗟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者基氏之謂也夫直

義者父敵也國賊也何有務叔父之嫌乎石措於子堯
君素於婦臨於大義妻子之間尚有絕恩者三浦義澄
捨父尋賴朝後世服其義矣吓基氏不學而不知此義
失討賊之典惜哉

嗟植物猶向太陽狐知首丘夫違難不適敵國交絕不
出惡聲者君子之清節也彼吉野將軍者護良皇子之
子也尊考斃于直義之手朝廷覆於足利之手然怨躬
在南朝而不得志乃密通義詮謀及南朝抑可惡可怪
矣夫以天王爲祖以護良爲父猶有箇狗彘故人之臧
否不拘世類尚矣義詮擇職衆咸舉畠山道朝子尾張
左衛門氏類道朝惑後妻惡氏賴而薦其幼子義將氏

賴不自寧剃髮遁世夫朝士咸舉之則人望所屬可見
矣賢哉氏賴見父淫衽席乃執謙讓之德避嫌疑之場
噫可尚哉惜乎不使彼居風化之源變澆漓之俗也不
鎌倉基氏嘗屢言細川賴之之賢於義詮義詮臨終以
後事屬賴之嗟呼賴之奉公憂國擬當日人物出一頭
地者也可謂基氏知人也

賴之之輔義滿也事公忠矣取下知矣山國隱避之計
專爲國而非謀身然以詭遇服人之術而已非忠正仁
厚之道矣不學而不知大道之愆也
尊氏掉館義詮柔闇不能固位強寇窺粵天下瀕危義
滿幼冲續緒宗賢固猶可謂壯也其攻九州誅氏清討

義弘謀成於內兵勵於外所至迎刃而解嗚呼勇乎宜
踐祖業建中興基然狂暴殘虐犯上極驕窺竊神器久
矣使彼若伸宿志必陷滔天之罪得安而斃幸而已矣
立子以長古今之通義也非有大惡於天下宗統不可
盪移焉彼義持在職多年未聞有過義滿汨溺所愛而
以義嗣之故將欲亂統焉幸義滿享年不久天若假以
年則義持不克安處而其弊殆不可知也

厥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則
仁義也治政安居非禮不克矣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
形名以命之器以制之然後上下粲然而有倫名器既
亡則禮安得獨在乎是所以聖人先正名而吝惜繁縷

也義滿薨勅賜太上天皇之號子義持辭不敢受焉吁
彼義滿者藩屏之長也王室之于城也名既為臣則縱
有大功於國何以得贈大上天皇之號焉細常壞數而
天子持一木偶人耳逼于凶威不能不與焉名器塗地
所以亂賊不銷也孝哉義持登禮操謙不陷父於僭竊
之罪輔君忠事死孝擴充其道以臨政於治天下有何
難焉嗟義持賢夫哉

首按只當
作唯之當
訓同聲
尾乞憐與推刃滅恩無所不至邪倭反覆之徒也幸遇
衰時陵奪近隣跨屬城而世世相受植根深敷恩久矣
雖茂上方命無如之何矣彼滿祐恨義持庇保持貞乃

自焚已宅而歸播州柳滿祐陸深則圓心之貽謀也履
霜之極竟有嘉吉之禍殷鑑不遠君人者可不戒乎可
不鑑乎

鎌倉持氏叛上勅憲實屢諫不聽且欲殺之憲實遁上
野訥之於京義教命將誅之初憲顯受尊氏命輔基氏
以來上移氏世々相繼執事夫上移氏之於足利氏所
謂世臣也持氏迷謬背道則憲實諫之不可則告之於
京廢闇立明世臣之貴也憲實之義也雖然父祖相受
憂樂相共情實不忘于心矣意捨人事而投寺門宜哉
憲實爲國廢主爲私廢身矣爾後結城氏朝奉持氏二
子墟城反義教又命上移持房等討之憲實應命又會

師攻結城擒持氏二子咦是何義乎既已歸無爲又走
公事殄主噍類處事始終如此以予觀之畢竟憲實非
知義之夫也

夫陶柙出虎孔夫子不責他人矣畱山德本爲管領佐
義勝義勝僅十歲也以能馭墜馬而大吁國有大憂而
嗣主幼冲任事者競々不怠使弄主從容禮義之場而
養體毓德之日也駿馬奔競非十歲兒之勤使義勝沒
于非命德本那道其責乎

赤松滿祐手賊義教爲義政者宜卧薪枕戈執賊尸之
磔之慰考竟於泉下豈遑問其他乎愚哉義政兵革四
起逆豎充塞居上才延餘息無如家人橫何乃髮義尋

讓務而欲充責於躬其怯懦畏縮果不足居上執柄也
義尋從兄命改形易名而勝元為執事則名分已定於
是乎勝元諫義政停政務奉義視令天下絕赤松籍嗚
得禦之策此勢以漸糾宗全橫何難之有計不及此惜
乎愚乎

君子守死立義者義重於死故也泰伯避周子戡辭國
其意謂悖道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悲哉後世聖學
不明民不得聞道焉道不得聞則克讓風盡克讓風盡
則天下不知所之彼畱山德本養姪政長為子後生義
就而黜政長政長怒奪細川勝元山名宗全廢翳之終
至大亂固哉政長憂喪拒父勝元宗全黨檢天肇亂階

義政不能繩以法上下蠢蠢竟至海內攪擾肝腦塗地
者職是之由也

義政勸躬義尋使還俗欲讓之以政務者非愛躬也懲
家人之專橫充責於躬之計也宗全惡赤松懼損己權
也非討賊之意矣光元黨赤松者為擠宗全而忘不天
之寇也上下昏迷而竟歸大亂可謂瞎馬盲人夜趁深
淵之說矣

義尚伐佐々木六角高賴於江州軍中有間則講左氏
春秋傳暨孝經厥春秋者百王之法度聖人之心法撥
亂反正之書也盛乎春秋之貴也過人欲於橫流存天
理於既滅有罪者懲有德者褒故春秋起亂臣賊子懼

矣立位而掌生殺之權者不知春秋之義而足副酢神
人區裁萬事乎嗚呼孝者人倫之本百行之根始於立
身揚名而終繼志終事矣賢哉義尚當軍旅劇擾之日
請孝經議春秋可謂知本也使義政踰此義赤松未必
得復籍義尋未必進退失據山名未必得侮之惜哉義
尚志存經濟不能亨年後之議者爲斯世深歎之矣三
好長基通京義晴奔江州入佐々木植綱善奉任人臣
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必有時變自義教凶死以往強臣
縱橫蔑視柳營公家月弱兵力日賒寄四方命馭天下
衆者天意人望實至此時殆盡焉當時功利之士誰敢
區々於一主而盡力於失柄之人乎嗟呼植綱之風節
憂樂不憂險易不戴真可休可貴也矣

夷狄豺狼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嚴內外之辨詳出
入之防者聖人之垂戒也天文年中西洋耶蕪天主初
人日域大友宗麟酷信仰之自爾以後浸淫蝟興面殆
不可禁彼宗麟何人乎信鬼教而親非類作偏之罪那
得免乎幸

國朝悟政教之蠢察聖戒之旨而嚴禁設法摘伏抉茲
痛剪病根豈不謂得聖人之旨乎
足利氏得天下也發源於王派而亨符於神明嘯命豪
傑而振揚威英其度劉新田壓倒楠氏赴々雄斷烈々
偉績可謂揭焉也彼直義爲尊氏謀主沉機深策其可

賄焉唯其秉心維忍之逆天背道手弑諸親王尊氏雖
不與聞首惡何遁乎再侵禁闕乘輿披草萊矣躬行未
忠於上而欲下忠於我者難矣果蒙家臣侵侮自此天
下之士窺歛柳營義詮怯懦不能任幹蠱寇劇投間逆
豎踵跡西奔東遁不遑寧居國斯卒斬堂々京城町墮
嗟乎鹿場義滿其庶幾乎幼弱摠祖業挹強禦撫四方
用兵之機舉動迴山呼吸變霜賴之爲之輔而秉國均
四方是維柳營是毗憂國之誠抑可賞焉惜哉身無學
術說謫詐誕以是爲服下仁厚風廢直諫路梗天下貴
詐力致々只利之見功臣屈強而不可直繩尾大不掉
無可如之何也嘉言之變緣臣下橫逆應仁之亂職朝

臣不學義教昏柔愚怯上下道揜賞刑倒置天下勢猶
積薪包炎火義尚纘隨緒尚能程先民經大猶似有爲
之人也恨壽考不久過此以往無足觀者法典名義并
塗地焉臣弑其君子賊其父並無法威可懼何憚君子
之譏因循淪胥既永祿禍百有餘年之基殲于此十有
四葉之祚亡于此可悲哉可慨哉

厥亂暴利欲之勢骨肉猶且不保猜防生于親戚嫌疑
出于屏帷何況於讐敵乎夫當織田彥五郎與信長爭
國之日其臣坂井大炊助等招信長叔父信光約其攻
信長信光詐諾入城而殺大炊助及彥五郎嗚呼信光
爲信長腹心不爲彥五郎用也明矣夫豺狼不噬人要

非仁乎見不噬謂之仁者我其知爲過也爲坂井計增
墾濬隍務爲戰守之備而示有餘力見機察時須講和
息民必不可守枕城死鎬者乃其分也持于將而授人
詎可謂知乎哀哉

林佐渡守等與柴田勝家議奉信長弟信行而叛于那
古屋信長攻敗之信行奉誓書乞宥且信長毋爲之強
請之乃貫之後又謀叛信長捕殺之抑信行以弟叛兄
一猶甚矣宜乎死於親兄之手也然弟之不臧教之不
至也而手殘連枝傷父母之情可哀焉其始叛時懲之
戒之教以忠順之道而居閑地防其進趨待改悔而後
漸爲之所可也縱任軼已而爲惡至失道甚親行斬戮

非愛弟之道也

柴田勝家始從信行反後悔改屢諫信行不悛勝家乃
告信長或曰勝家背逆遷善盡忠於信長以予觀之則
大不然勝家謬助叛實有罪也然人誰無過過而改所
以爲貴也雖然勝家嘗受信秀之命輔信行則君臣之
義著也然訐主之叛而侵信長之賞罪焉逭耶然則勝
家如之何而可乎曰犯顏盡言再之三之死諫而耳泉
不可諫拂袖而隱巖穴而安命者乃勝家之義也
戶部者今川之干城也信長之所憚也戶部死則駿之
長城壞矣嗟桶狹間之敗決于戶部冤死之日也
彼齊藤道三以篡奪立基其子守家訓弑父不可以人

理論之也苟黨之者相率陷于獸羣者也嗚呼氏家卜
全稻葉伊豫守伊賀伊賀守捨龍興屬信長其志逼于
凶威耳非與善也然而出幽遷喬故予以是竊爲三子
者幸之矣

平手清秀欲引主於當道身伏霜刃死後尚謙諫之其義
之所立雖謂古之免冒立誠守言死國者無以尚也嗚
呼可休哉可賞哉

松永久秀賴佐久間信盛而乞降信長拒之日其人雖
儂利佞而不可近焉信盛曰久秀聰明仕暗王則足欺
侮焉明君御之則何害之有信長乃納其降初信長納
義昭於京與群下謀之信盛曰復辟仆賊興禮樂移風

俗者曠世奇績也君請勿疑矣予每讀史至此謂信盛
可與言之夫也見吹舉久秀之言嗚呼其言前後何戾
乎彼久秀弑義輝噬三好三大惡之狂夫也一旦忠于
信長者我未敢信之矣利口覆邦家者其信盛之謂也
甲州信玄爲人子逐父餽口於四方悻然依遺業蠹害
四隣當日將領惴強威無問罪者熊據虎恃悍視天下
眼中蔑視濱松率兵出于三州我源神君聚衆議之
僉曰信玄者老武也且衆三倍鋒不可當源君曰勝敗
不拘多寡且人橫行屋後豈有不問意嚮者遂提兵出
城大戰於三方原不利而還信玄進至諸犀嶮大久保
忠世以炮半夜劫賊營信玄驚走長篠世上只取成敗

論榮辱至今以此役之敗多沮喪為世譁不知彼以其
暴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何慊、乎哉我神
君導道守正凜、各義屹、餘勇寧無羞於上下豈憚
甲賊之強乎昔日魯公不得與平丘盟而仲尼直筆不
諱者所以幸不與亂賊盟也嗚春秋者百王法度萬世
準繩也為人臣子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盛
乎聖人之道微斯人我誰與歸
信長聞今川氏真長蹴踘之技請者其藝氏真應其命
吁父讐不同天古今通義也氏真之義宜卧却枕苜報
讐勢不可為攀樹逃廁須示義焉豈可務術未技而求
媚於讐乎哀哉

甲州勝賴與我源君及信長相待長篠勝賴家人馬
場內勝山形真田土屋等相議諫勝賴曰宜班師務國
見隙而動嗚呼誠善策也勝賴不克用而自取敗亡也
抑此數人者智勇足為世用而不知所以用仕壞法之
國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惜哉信長既納松永久秀之
降後與我源君會信長自舉松永三大惡松永大愧
憤叛死嗚呼久秀者弑主之賊也其初到必不受其降
聲罪誅之則細紀以明亂臣以懼猥自寵之昵之視然
令振臂於公候之間者真失計也至揚彼大惡而為戲
者信長之不居甚矣
夫以一人之聽覽究宇內變態以一人之防慮勝臆兆

茲欺則難矣故項羽之防虞難免垓下之厄漢高之疏
備終恢大漢之基其效固在推誠之與蓄疑耳如彼北
条時賴區々於路上平信長入村里自問疾若雖似專
心於治民非所以貴焉

武田勝賴滅時仁科信盛弱冠而死高遠小山田備中
麩戰數回奮擊而死抑足表疾風勁草之義彼穴山梅
雪聞信盛之死則寧可愧死乎

信長訃達安土蒲生賢秀奉信長室及幼息避安土入
日野于時信長室使人語賢秀曰盡取城中寶貨而後
可焚城而去勿爲賊資賢秀曰先公盡心經營此城今
何忍焚之且狂賊得之天鑒可畏焉得保之耶竟拚而

去嗚賢秀存遺敬安天下可貴哉可賞哉抑君子人乎
君子人也

平信長以武欺亂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其材畧雄志無
出其右者刻勵矯揉力於爲善可謂英主也其功績所
及畧可見焉然性資木彊悍而不顧親羣下小過不能
貸蕢徃々寘之刑雖才幹功業素見者無所開宥忠蓋
者憂於見疑有功者懼於不容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
離叛擁成禍災悲哉試取一二論之鋸截杉谷善任坊
者報千草越之怨也夫當足利之衰四方分離搃即欲
爲信長所爲者天下皆爾也苟奉其主食其食者只知
其主不知信長只爲主盡力是其分也縱令杉谷事就

而信長身死乃天命也將就充乎王惠龍於玄伯不翅
釋而不問又竟得為用付翼捷於射者不啻不鬻割之
廢其為主信長將馳駕於中原區區擬匹夫之讐不亦
褻乎凡亂離之間守義不變者少况碌碌斗筭之徒服
從為惡苟知全生豈願為叛乱耶彼二位法印蓋有見
于此以含蓄疵垢安反側而數為言然信長不能用焉
樂人樂者憂人憂食人食者死人事委實不戴者人臣
之責也故丁公被戮於項亡之後而屈宋通獲顯于階
滅之餘君子寧人讐吾不欲不忠其主是王猛所以感
梁琛也然信長怒荒木叛肆其家人之妻孥吁是何罪
焉以道論之殺無辜則非仁以謀論之固究寇之氣則

非智後之識者以是察其功之不得終也夫潛龍伏蟄
則魚蝦尚得媾之當辟雄角鬪未知鹿入孰手人各狐
疑不能保焉故焚文敵文書者漢光魏武之度也人主
若以宿怨肆其報則反覆之徒疇不懷恐乎彼如林佐
渡守謀弒逆伊賀伊賀守詞于敵罪則甚矣然始為四
方多難含忍不正至天下漸平求素行挾宿疵而掃竄
之可謂小人市井之態也二子敢伏罪耶其字量褊淺
踞於小成實有以哉夫其始起淺井覆尸朝倉授首百
千銳卒血漂杵數負猛將皆倒戈以謂天生神將豈料
竟為一狂賊梟首耶非殘忍猜疑之積乎噫羽柴秀吉
與毛利輝元相持時信長之赴告到高松秀吉乃引兵

還于時輝元聚衆議和攻小早川隆景曰秀吉智勇力量殆天授也况負大義而討殘賊誰能禦之不如和焉輝元乃遣人吊信長之喪且助其軍裝隆景之論秀吉知人望所歸識智力難爭審彼我覆去就可測智也輝元訪孤弱恤凶災其義最可賞焉抑秀吉山崎之捷不讓責於餘方奮然唱義其銳銳猛威猶以石投水百餘歲之下隱然足見天下人心之所倚焉嗚呼快哉彼勝家探時勢察勝敗為擇栖之計其臣節既如此而欲爭功於猿面即者難

秀吉使人說源君上京會已源君不肯秀吉乃以妹朝日娘嫁源君冀因嬖姬之親而致源君於京而

源君猶未可秀吉憂之乃送其母大廳於參為質秀吉第秀吉長愧憤曰彼若不受一戰可以決焉豈可以毋質于敵乎秀吉不從遂送于岡崎於是源君初上京謂秀吉夫秀吉於長久手之血氣沮膽喪乃謂源君雄畧不可以力爭雖然不得源君之款則不能高枕故百端計較極術講和明彼我察機變深謀奇畧可謂幽也然為國之道者自強而勉於為善則兵之強弱不足計也秀吉從戮明智斃柴田以來兵威之競天下無強于其焉乘此勢守正體國負天子令四方疇得禦之耶嗟秀吉身居冢宰之任以毋質敵冀人之情好損國體未有甚此者也

秀吉攻北条氏政於小田原氏政家人松田尾張守叛
其主將納秀吉之兵其子左馬助知之流涕諫之不可
及城危察父果不可諫而苦氏政且苦乞父命氏政乃
執松田城陷氏政自殺氏直斬松田出降秀吉放氏直
於高野山左馬助從氏直趣高野山或有以左馬助大
義滅親問者余徐荅曰告則父殺不告則君危悲哉左
馬助罹此不幸也夫人無父不能生無君不能養君父
之恩實一也報之不宜偏廢焉也彼分一杯之羹者實
不得已之辭也公門不夜聞者處軍法也父爲子隱子
爲父隱是固先聖之規式古今之通義也故人苟不幸
而遇左馬助之地者宜以死先之而已若夫發父之惡
告人而乞其命者雖似爲救父計而舉父惡之罪何得
逭焉而况父已誅左馬助尚且不能引決從人於流離
草間旬餘生果何義乎

豐富秀吉奮布衣宇量宏遠以百戰餘而治海內及四
方既平不能高拱深居而猥夸智能逞驕志扼腕踴躍
用兵於朝鮮此正所謂驕兵貪兵者也天下之士逼于
強威暫從其指揮各不勝厭苦其心實大倍之憂不在
顯吏而在蕭牆之內者也使秀吉知禮義以養志中和
以善氣崇忠直之風慎包桑之戒措世安寧則其餘慶
豈淺之耶噫

豐富秀次在京放肆屢登城上放炮見避道爲樂時出

街路手自殺人茲此惡聲日盛竟謀叛秀吉大驚召于
伏見譴責之遣于高野山誅之并殺其二子及侍女三
十餘人理之河原命畜生塚嗟秀次狂逆而其罪拔髮
亦不定筭矣然而秀次從秀吉起寒微艱難險苦備嘗
知未曾聞有大過焉及居台輔俄爲此癡狂實可怪哉
秀吉年老嗣主幼孩而秀次至此狂態則國勢艱難猶
累卵於是乎感天人相與之理察陰陽消長之機宜自
警自畏而爲久遠之計矣異哉秀吉暴子之惡爲天下
之笑柄焉夫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者人生之天理也不
幸而遇秀吉之地者爲天下滅其親者可也著其子之
罪爲畜生則爲其父者果名之謂何物耶噫秀吉之俊

爽豪逸而晚節猶至於此昏狂非天將奪其鑑乎
天王失南面之權五典從是不倬五札從是不庸五服
從是不命方伯及失權者狂賊逞威綱常塗地甲有信
玄以子遂父天倫悖矣美有道三藝有全薑以臣弑君
細紀數矣其餘提邑特姦么麼之輩不遑筭矣自此天
下沁沁不知所歸以篡奪爲常而無忌憚將天下人淪
胥而陷于禽獸斯道否塞極于此矣斯民塗炭極于此
矣嗟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流之下必有深潭大亂
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矣天乃以我東照神君俾作
民主浩大度誕膺景運倚歟休哉拾群雄之鳩張救
百姓之魚喁遂歸一統者實天命有在也

